



掌故

## 李根源和苏州园林文化 ——从1926年刊行的《娱亲雅言》说起

□ 楚泽涵

2020（庚子）年四月，疫情期间，友人宋浩寄来李根源撰写的《娱亲雅言》（复印本，原书成于丙寅—1926年），并托转送李氏后人，仅就所知为之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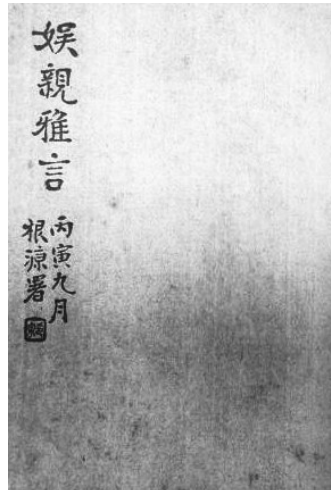
李根源（1879~1965），字印泉，云南腾冲人，是1911年（岁次辛亥）云南响应武昌起义，建立民国的重要参与者（时在1911年10月30日，即阴历九月九日，史称“重九”起义，）；1915~1916年，参与蔡锷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（时在1915年12月25日）。云南最著名的纸烟“大重九”及昆明的“护国路”，昔日的“护国饭店”即得名于此。1923年，看透了北洋军阀丧权辱国，李根源迁居苏州，悠游于园林，踏勘了虎丘、狮子林、拙政园、天平山、灵岩山等古迹，著录有《吴郡西山访古记》《虎阜金石经眼录》，参加过吴县（苏州旧名）县志的编撰，现今，苏州十全街还有其故居，并被开辟为《李根源纪念馆》（云南人在外省有纪念馆者仅此一位）。抗战初期，李根源在1933年和1937年两次收集整理淞沪抗战牺牲的将士遗骸，安葬在自己捐出的墓地（78具遗骸）和好友捐出马岗山

墓地（约1200具遗骸），名之为“英雄冢”。

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后，李根源回到云南，以“云贵巡阅使”名义襄助云南的抗战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1950年，李根源受邀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，并在北京定居，参加文史资料工作，1965年在北京去世，按其遗愿，安葬在苏州其母阙太夫人墓侧。李根源的母亲阙观贞（1856~1927）出身名门，在苏州安享晚年，寿终后，1928年李根源葬母于苏州市郊小王山（又名：琴台山）。现今墓园还存有李根源亲笔勒石：“先慈墓地广拾亩，田一亩年纳粮壹斗柒升叁合，子孙永守。——李根源、根溇记”——前辈清流，缅怀殊深。至今墓园、松林、石刻和邻近的“英雄塚”形成景区。

1921年冬季，李根源在苏州郊区购地建宅，以其母居家颐养天年的园林，并以其母的姓为名，称为“阙园”。1923年，李根源回到苏州，除了在苏州市内十全街有住宅外，还经常邀友朋名仕在阙园雅集，按李根源的记载：“丙寅（1926）初春，吴中贤硕，集消寒会於兹园，乘兴有作，霏金夏玉，佳章蜂集，因辑录之，以志盛。”这就是本文要介绍的《娱亲雅言》的来由。



《娱亲雅言》辑录了约江苏文人名仕和李根源的唱酬应和之作二十余首，其中对“阙园”景物的描述是：“有梅花百余株……凭栏一望，灵巖楞伽诸山亘其西，报恩寺其北，云岚如对屏障，园外畦町绣错，菜花开时，如黄金遍地……”清末及民国初年国内名仕赵藩、章炳麟、于右任、罗振

玉等的题词，都在园内刻石成碑；成为有名的私家园林，可惜没有保存下来，后来兴建的苏州饭店占去了园林的大部分，园门的门额“阙园”石刻已经成了市廛上待售的文物——“阙园”两字清晰可见。现存的“阙园”石刻门额上，题词已经模糊，现根据《娱亲雅言》补齐：“印泉於曲石精廬西南隅作小园，蒔花种树，为尊堂阙太夫人游憩之所，名曰阙园，板舆养志，日涉成趣。太夫人可以顾而乐之云。民国十三年六月曲靖孙光庭”。题字者孙光庭（1863~1944）是清光绪时的举人，在其任云南高等学堂副总办时，曾保荐李根源、唐继尧、周钟嶽、顾品珍等云南近代人物去日本留学，李根源尊其为师——这位云南籍的“伯乐”不应该被忘记。

1980年，李根源夫人马树兰在北京去世后，其骨灰由其公子李希泌送回苏州，与李根源合墓，按其意愿，墓园前石柱上题写由楚图南撰写的对联：“有有为守切时望，亦文亦武胜匹俦”。

我曾在1999年到腾冲参加过李根源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活动，斯时苏州市专门派代表团共襄盛举。

书话

## 极花在哪

一读贾平凹的长篇小说《极花》

□ 张培胜

读完了贾平凹的长篇小说《极花》，心情变得特别沉重。一向认为向上就有阳光的我，突然有了莫名的忧伤——小说主人公胡蝶命运真的无法左右？

拐卖对人性的伤害是法律无法忍受的事实，需要解救，需要用法律来惩罚拐卖者。可是，在《极花》里头，当被拐卖的胡蝶被成功解救回来之后，在常人看来，正义战胜了邪恶，胡蝶应该是欢笑取代悲惨，甚至是扬眉吐气地开始新的生活。然而，事实不是这样，过去的伤痛无法愈合，冷言冷语在胡蝶耳畔萦绕，她抬不起头；脱节的城镇生活，她不适应。

当初，为了解救她，整整三年，她的父亲到处打听，最终在警察的帮助下，成功营救了。然而，当父亲看到她因为受不了邻里的指指点点而不得不返回原处时，理解了她的难处，从此不再找寻，

也不再提起。意思是，就那么过吧。回来，未必能享受到幸福。是不是胡蝶要学会与自己的命运相处，并深思这相处本身，是一个人向上的标志？这向上的标尺就是认识自己，接受命运的安排。正义战胜了邪恶，道德占领了高地，可是，胡蝶呢，依然身处泥潭，外在的压力，内在的煎熬，何去何从？真的无法选择。对胡蝶来说，眼下就是适应生活，照顾好孩子，让心灵有个寄托才是幸福的起点。于是，她选择离开城镇，回到那个被拐卖的地方。这一次，是她自己去的，只是为了活得自在，只是为了躲避世人的冷眼，只是为了逃避城镇迷离的光彩。我理解她的选择，但一颗心依然无比沉重。我把胡蝶命运看作“残花”，可贾平凹却说是“极花”，极花是一种什么花

呢？贾平凹说，“我没有亲见，但我感觉，那一定是一种美丽的花朵。这种花或许经历了太多的风吹雨打，或许不被人发现，但它定是赏心悦目地摇曳在你心灵的隐痛之处，使你愕然而沉重，惊醒而反思。极花是冬虫夏草，在冬天它是酣眠而死去的小虫子，而在夏天却是一朵草长莺飞的花草，浓艳馨香。”是的，胡蝶是一朵花，还是看到了她的向善和向上精神，她的命运在我心中是极苦极苦的，就是贾平凹眼中的“极花”吧。既然命运这样捉弄她，她只能在命运中选择自己可以安身的生活。而她，宛若一朵极花，是冬天里一只冬眠的小虫，静而不语。而到了夏天，伴随着希望而盛开的她，就是一朵美丽的花。可是，正义站在远处，现实摆在那里，伤痛横在那里，极花在哪？

学而

## 悲与喜

□ 鲍海英

人有喜怒哀乐，无论遇到顺心事，还是倒霉事，都逃不过悲与喜这两个字。所谓乐极生悲，但也会喜从悲中来，喜可以翻过来，悲也可以翻过去，两者互为转化。

说到喜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南宋进士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记下的《四喜》诗：“久早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”这是人生四大喜事。

可有人还觉得不过瘾，明代朱国祯《涌幢小品》记，秀才王树南就在此诗每句前面各添二字曰：“十年久早逢甘雨，万里他乡遇故知，和尚洞房花烛夜，老儒金榜题名时。”改后的《四喜》诗用夸张的数量、奇特的人物来突出了喜上加喜、喜出望外，将喜的意味推到了极致，且产生了幽默风趣的效果，令人忍俊不禁，拍手称妙。

不过，喜与悲常常是结伴而行，非此即彼，变幻莫测。清初一读书人科举落榜，回家途中天又下起了一点小雨，住店时听到邻院娶亲的阵阵喷响和鞭炮声。于是，他不禁浮想联翩，感慨万千，便给《四喜》诗加了八个字，变成了：“久早逢甘露——几滴，他乡遇故知——仇敌。洞房花烛夜——隔壁，金榜题名时——梦中。”这样一改，诗中原来所说的人生四喜就变成了人生四悲，对比十分鲜明，也符合他当时的处境。

还有人干脆针对《四喜》诗写了一首《四悲》诗：“寡妇携儿泣，将军被敌擒。失恩宫女面，下第举人心。”也颇生动传神，流传甚广。可我总觉得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无论是喜还是悲，其实它们在人生中占比例都极小，很多人每天经历的都是不喜不悲的平常事。而人们往往容易过分夸大那些悲与喜，特别是心中的那些悲，在古诗词里被渲染得淋漓尽致。

倘若沿着《四悲》诗的思路想象发挥，人的一生，可悲的事也确实不少，譬如美女迟暮，明星过气，炒股崩盘，经商赔罄，贪官入狱，高考落榜，恋爱受挫，提拔无望，招聘被拒……还不说生老病死，飞来横祸。但这些林林总总，如果分析起来，有些是自然规律，谁都无法抗拒，想也没用，由他去吧；有些是没事找事，无事生非，属于“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”之类；有些则是生活必要的代价，是正常成本，不必大惊小怪。

对待生活中的不幸，少想不顺事，多想美事，此乃民国元老于右任的人生态度，也很管用。他曾写过这样一副对联：“少思八九，常想一二”，横批是“如意”。既然“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”的大趋势无法改变，那何妨索性把悲与喜看淡一点，忘掉那不顺心的“八九”，这正是达观者的生活态度。想想看，虽兵荒马乱，颠沛流离，是为悲，但于老仍得享长寿，此为喜从悲中来。

谈古

## 叫板“八府巡按”的小知府

□ 陈佳

对地方官员的巡视监督，古既有之，尤以明代的巡视工作最为长久完备。那些“代天巡狩”的官员，虽官阶不高，但因能“以小监大”、“以卑督尊”，权力却是不小。所到之处，大小官员莫不谨言慎行、唯唯诺诺，毕恭毕敬，有屁股不干净的还要想着法子讨好、笼络。当然，凡事无绝对，还真就有不当回事的。这个人叫王廷陈。

王廷陈是明代湖北黄冈人，父亲王济曾官至吏部郎中，也算是个“官二代”，打小便桀骜不驯。一次，因贪玩被老爹鞭打，他却大叫“大人奈何虐天下名士”，小小年纪，居然自比名士，狂妄得可以。正德十二年（1517年），王廷陈顺利通过“国考”，得选庶吉士，被分配在“中央党校”翰林院学习。本来安分守己地在“干部摇篮”里混满三年，弄个给事中、御史主事之类的官位，也是美事。可是，一次，明武宗下诏意欲南巡南京，王廷陈居然想着给皇帝提点意见，并拉上同事舒芬等人要上疏劝谏，还好馆师石瑄极力阻拦才作罢。恃才

傲物的王廷陈，一恼之下便在墙上贴起大字报《乌母谣》讥讽老师，气得石瑄立马给皇帝打了“小报告”。这下好了，王廷陈被打板子还要罚跪五天不说，就连本要到手的乌纱帽“吏部给事中”也没了，最后的结果是被外放到裕州任知州。

裕州在今天的河南省方城县一带。本来心中就觉得冤枉，再加上又没有基层工作经验，王廷陈索性混起了日子。

混就混吧。一次，刑部尚书喻茂坚奉旨巡抚河南，来到了裕州。本来无所谓，王廷陈一想到先到的布政使陈凤梧是自己的主考官，便乐颠颠地跑去迎接。陈凤梧告诉王廷陈：“你我这关系没得说，但御史大人那里你可得好好伺候、务必要谨慎啊。”王廷陈点头应允。等到喻茂坚到了，王廷陈一改平日散漫，一心想留个好印象。不想自己往日里的“劣迹”早就让喻茂坚内心不爽了，正打算借机磨他的锋芒。巧的是，王廷陈的一个下属在这当口犯了点小事，这下更让

喻茂坚抓住了“辫子”，将小吏捆起来打不说，还将王廷陈自身的问题张榜通告全州官吏。王廷陈跪地求饶，而喻茂坚却不为所动。其实，王廷陈要是把姿态再放低点，写个什么“书面检查”应付下也就算了，可他的牛脾气偏偏上来了。命令手下人把大门锁上，断绝了喻茂坚等人的吃喝供给。消息一出，陈凤梧直喊“胡闹”。在他劝阻下，喻茂坚才得以解围，连夜离开了裕州。

事情远没有完结。不久，回到京城的喻茂坚便上奏弹劾王廷陈，正好一个在裕州告状却没被审理的人也来凑热闹“上访”。于是，王廷陈被免去职务、关进大牢，最后被遣返回了老家。后来，明世宗上台，将很多在他堂哥手上罢免的官员都恢复了官职，唯独王廷陈没享受到“浩荡皇恩”。

“无官一身轻”后的王廷陈选择了归隐。乡居生活是惬意的，放浪形骸的他终日诗酒歌乐为伴，并编著了23卷的诗歌集《梦泽集》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